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賽花鈴 第七回 感新詩西窗續舊好

詩曰： 寂寂蕭齋書和酬，哪堪聯榻更含愁。
最憐好夢重諧後，無奈相思明月秋。

話說紅生，被著素雲搶白了數句，轉身進內。紅生祇得把凌霄抱住求歡。凌霄半推半就，即於晚香亭下綉繆了半晌。有頃，雲收雨散，已是五更天氣。紅生回至白雲軒，把那殘燈剔亮，將所贈簪釵藏作一處。暗想此事必係方蘭為難，須依小姐之意，早去與父親商議。當下和衣而寢，等得天明即別了方老安人，前往長興。見了紅芳，便把賴婚之事，備細說了一遍。紅芳大驚道：“方家見我家業蕭條，就欲賴此姻事，怎麼是好？”紅母道：“依我主意，祇今朝廷聞說要點秀女，何不趁此機會，備了聘物，送去做親，看他怎生發落。”紅芳道：“你這個算計也好。”隨即就選了一個吉日，備辦禮物，竟把紅生送到方家來。方老安人見了好生不悅。把那禮物，一件也不受。對著紅生道：“我這裏妝奩毫未準備，你令尊也忒造次了。今著人舟且回，你卻在這裏住幾日再處。”紅生聽說悶悶不樂，祇得勉強住下。過了數日，忽聞提學將到，紅生遂稟過安人，帶了紫筠仍往慈覺寺裏讀書。卻喜何馥弟兄尚在，三人依前同寓，握手道歡，意殊戀戀。然紅生以暫晤，旋當各別，每每向馥歎息，馥亦不禁噓吁。紅生又以春茗一封，金扇一柄，絲帶一雙，玉環一枚，送與何馥。馥以珀墜、京香答之。生情不獲已，復作雜詞三道以示馥。其詞曰：

○○○重逢，把酒臨風。鶯聲依舊過牆東。卻憶當時○○○，盡變芳叢。行色已匆匆，情緒無窮。明年花發向誰紅？料得玉樓儂去後，自有人同。

—右調《浪淘沙》

輕雲日暮凝寒碧，芳草萋萋，遍南陌。此後相逢渾未得。一番憔悴，滿腔蕭索。總為伊悲戚。東君哪惜天涯客，浪把殷勤相擲。魂夢祇愁山水碧。彩箋題遍，青衫淚濕，料得無消息。

—右調《青玉案》

碧天暮冷，想楚風瘦月依然如昨。咫尺天涯成浩歎，總是東君情薄。紙帳寒生，牙床煙鎖，辜負當時約。最無聊處，空齋相對蕭索。即有阮藉風流，相如詞調，至此還閑卻。別後不堪雲夢杳，生怕他人輕諾。鳳去秦樓，鶯離楚樹，消息應難託。閑情萬斛，請君及早收著。

—右調《念奴嬌》

何馥看畢，笑道：“東君因為情薄，然玉樓君去，豈復有人同耶？”二人話得興濃，適值何半虛不在館內，即於太湖石畔，竹蔭之下，解去褻衣，恣意諧謔了一會。其情款款，絕妙男女歡媾一般，初不知為二男相並也。即而事畢，紅生歎息道：“昨聞文宗將到。祇在數日之內，弟即束裝別去，不知後會有期否？”何馥道：“祇在爾我有情，奚慮山澗水阻。願兄著意功名，不必以後會掛懷也。”遂一同趨進書齋。忽何半虛倉忙走至，向著紅生說道：“弟有一事，欲借重吾兄大筆，未識允否？”紅生道：“願聞尊論，尚可效力，敢不領教。”何半虛道：“時下王團練聞得咎都督高升部署，其父答老封翁七秩壽辰，特央小弟寫一錦軸賀壽。弟恐鄙俚不堪，意欲求懇吾兄至家，代筆一揮。”紅生唯唯應諾並不推辭，竟辭了何馥，遂一同前去。一到了何家，急忙置酒款待。飲至半酣，何半虛忙喚家僮取出錦軸來。紅生展開一看，卻是一幅金鏤蜀錦的壽軸。看畢，便索筆要寫，何半虛道：“弟有一律，尚未成章，當口占請教。”便朗朗念道：

香滿金爐燭滿臺，八仙仿佛下蓬萊。

鶴如白雪雲中舞，桃似朱霞海外來。

紅生微笑道：“尊作固為妙絕，但止半律。不如待小弟完篇罷。”遂援筆寫道：

片片丹霞繞戶明，北堂壽域屆斯辰。

風來瑤島香初度，月泛瓊觴花正春。

雲外已來青鳥使，庭前喜看彩衣新。

一樽遙向南山祝，願得遐齡比大椿。

寫畢，何半虛哦詠數四，連連稱贊，復以巨箋索詩。紅生便將所作秋興八首寫道：

西風颯颯送悲笳，籬下秋寒菊未花。

梁寺殘鐘敲夜月，漢宮衰草接天涯。

雲連塞北烽常熾，雁到江南信屢賒。

極日蕭條愁不盡，煙深何處望京華。

無邊風雨入重陽，雁渡江南到處涼。

敗葉驚殘鄉國夢，寒砧敲破故園霜。

風連竹響從秋落，雨帶潮聲徹夜長。

一片閑愁無語處，楚山煙樹盡蒼蒼。

日落平沙野色濃，清溪寂寞冷芙蓉。

月明湘水誰家笛，風地秋山何處鐘。

釣石於今青蘚合，琴臺自古白雲封。

關河迢遞愁多少，獨傍南屏對暮峰。

畫橋秋水接通津，紅蓼丹楓處處新。

滿地黃花應笑客，一江鷗鳥暗窺人。

甌寒夜雨思楊子，裘敝秋風魏漢臣。

自古豪華俱有淚，五陵年少莫愁貧。

碧天如水雁來時，野客支頤幾度思。

巫雨不經神女淚，湘濤空繞楚王祠。

身留海角思仍杳，詩入清秋句自悲。

風景蕭蕭催日暮，天涯何處問歸期。

露滴金莖冷玉臺，滿庭荒草未曾開。

清江霞影橫空落，野塞笳聲撲夢來。

作賦獨懷王粲志，長沙偏屈賈生才。

干戈到處誰能靖，回首南雲思轉哀。

秋郊雲物望中移，獨立長亭悵遠離。

去燕無情還泛泛，歸鴻有意故遲遲。

懷才不辨欄生賦，憂國誰憐屈子辭。

區宇即今猶戰伐，十年滄海淚空垂。
翠壁嵯峨宿雨收，塞南草木復驚秋。
鯨魚寥落空江冷，客子蕭條故國愁。
日遠長安青嶂隔，徑荒鄉曲白雲浮。
援毫莫道頻題句，杜老經今哭未休。

寫得詩既清新，字又端勁，在座賓客無不稱贊。獨何半虛口內雖則歎賞，心下著實有些妒忌。正在備酒款待，忽見方蘭著人齎書相報。拆開一看，其上寫道：

承諭云云，弟時刻在念。已於字嬸母處，委曲言之，甚有許允之意。詎料此君，前又假託點選淑女為名，特備禮幣，欲求贅入寒舍，即諧花燭。弟向家嬸母，又力阻之，所以堅辭不受。但恐稍緩，事必有變。況此君若在，決難妥就。急宜設計，祛之遠去。則旦暮可諧，決能為兄作嫁衣裳也。

何半虛為見紅生文才高妙，心下已懷著十分妒忌之意。及接方蘭的簡札看了，便欲設謀陷害。當夜假露殷勤，置備酒餚款待。紅生開懷暢飲，直至更闌而散，就留宿於後亭。初時酒醉，上床便即睡去。後漸漸酒醒，祇見窗上月光射進，皎如白日。遂即起身，將欲開門出玩。

忽聽得門上輕輕彈響，連忙啟問，卻是一個絕色女子。身著一繡衣，外青裏朱，下穿八幅湘裙，裊裊亭亭，真是天然國色，斜倚著園扉站著。紅生慌忙施禮，那女子亦深深萬福，道：“敢問郎君即是紅玉仙麼？”紅生低聲答道：“小生即是紅文曉。敢問姐姐貴姓芳名？因何夜深卻在此處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妾家即在何半虛隔壁，先君已故，止有老母在堂。因值月色甚佳，所以潛出香閣徘徊半晌，不意與郎君相遇。”紅生又問道：“小生偶爾至此，緣何姐姐知我姓字？”女子道：“日間在樓上望見郎君揮灑壽章，真有子建七步之才。遂詢及侍婢，知君為紅玉仙也。”紅生笑道：“小生襪線庸才，酒後僭筆，乃有辱姐姐謬為推獎，能無愧汗。但細觀玉貌，想芳年正在二八，未審曾許配人否？”女人道：“老母鐘愛惟妾，所以未即輕許。妾又素性愛才，誓必擇配。祇因日間窺郎姿宇不凡，又復詩才敏捷，故俟夜闌母睡，潛出以圖一會。郎如不棄，可同至舍一談。”紅生欣然偕往。自園門轉西，紫竹徑內，有小樓三間。樓西又有巍房一帶。生上樓時，祇見殘燭尚明，文哭具備。敘談半晌，女子取出紫竹鸞簫，求生一弄。紅生接簫，徐徐吹了一曲，又持紈扇乞詩，紅生舉筆寫道：

偶攜雙鳥下仙洲，誰想桃源境自幽。
相對不知明月上，夜深吹笛白雲樓。
女子接過，遂出羅帕一方贈生。上有詩云：
紫紫紅紅鬥艷塵，香閣寂寞暗傷神。
欲知黯然雙眉色，半是憐春半恨春。

其二：
昨夜東風送暮春，淡煙疏雨滯芳塵。
細腰莫向南樓倚，花落鶯啼愁殺人。

紅生看罷，連聲贊道：“好詩，好詩，小生俚語兔園，怎及姐姐錦江秀句。”女子道：“俚言求正，豈堪謬譽。但妾今夜潛來會君者，非敢效桑間濮上之行。實因慕君才貌，不恥自媒。倘君不棄葑菲，願作絲蘿之託。”紅生謝道：“荷承姐姐過愛，沒齒難忘。所恨小生已締朱陳，不克奉命，為之奈何。”女子道：“郎君既有佳配，賤妾甘作小星。”紅生大喜道：“若得如此，銘刻難忘。願乞示以姓氏芳庚，使小生異日得以備弊納聘。”女子微笑道：“到那時自有見妾之處，何消盤問。”正語時，忽聽得東角園側有人呼喚。紅生祇得惶惶作別。

要知何人喚生？下回自見。